



全集 卡夫卡

6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 EWENHAO
SHUXI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6卷

日记(1910—1923)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吐延芳 主编

河北
教育出版社

《日记（1910—1923）》 马克斯·勃罗德
编，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
茵，1973

Tagebücher (1910 — 1923). Heraus-
gegeben von Max Brod, Fischer Taschen-
buch Verlag GmbH , Frankfurt am Main,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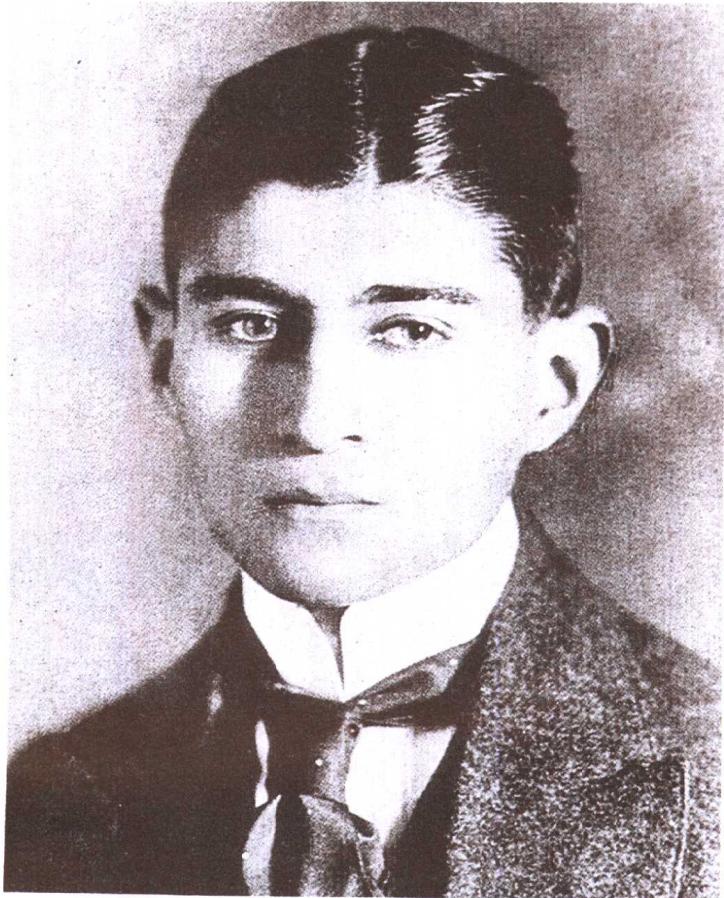
Über jeden Tag soll zumindest eine Zeile
gegen mich gerichtet werden wie man die
Fernwaffe jetzt gegen den Komitee richtet. Und
wenn ich dann einmal vor jenem Satte erscheine
würde herabgesetzt von jenem Satte so wie ich
z.B. letztes Weihnachten gewesen bin und wo
ich so weit war, dass ich mich mir noch grüne
Fichte und wo ich wirklich auf
der letzten Stufe meines Fester schien, die
aber plötzlich auf dem Boden stand und an
der Wand! Über was für ein Boden, was für
eine Wand! Und doch fiel jene Fester nicht,
wodurch sie mein Träume an dem Boden,
wurden sie meine Träume an die Wand.



1910年卡夫卡开始记日记，这是他的头几页日记中的一页



1917 年的卡夫卡



开始写日记时的年龄



最后几个月与卡夫卡同居并陪伴他至死的姑娘多拉·迪芒

编者前言

卡夫卡为了“解放”他的“庞大的内心世界”，使用了多种书写形式或文学体裁，其中日记是他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就字数而言，它不如他的小说、书信，但就重要性而言，它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无庸置疑，日记是表达内心世界的最便捷的形式。所以卡夫卡说：“日记的问题是个总体的问题。”他认为，“在日记中人们找得到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不堪忍受的处境中，四下张望，记下观察。”对于卡夫卡来说，“观察”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思考对他来说是没有终期的，所以他的记录就不可能有间隙。因此，不写日记他是忍受不了的，“不写日记我就感到怅然。”

在卡夫卡的大量日记中，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洞见人类生存危机的痛苦灵魂的呐喊，一个“榨干”自己的血肉以奉献文学事业的艺术殉难者的誓言。其心之诚，言之切，读来令人感动，又令人深思。这是一个哲人和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实录。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时代风云在一个智者身上引起的剧烈震颤，看到现代艺术诞生的艰难过程，因此它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

在这部日记中，有许多篇幅被作者用来记载创作动机轮廓性构思以至故事情节，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短篇作品。同时，我们看到许多梦境记录，说明卡夫卡对梦的素材的重视。这些对

于研究卡夫卡的创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日记中还有很多篇幅涉及作者的社会关系、伦常关系，特别是他与菲莉斯长达五年之久、一波三折的恋爱史。这些记载非常有助于我们解开他的悲剧性的婚姻之谜。同样，那些有关他的创作的甘苦和自我评价的言论以及有关他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描述，都有助于人们揭开他的短寿之谜和毁稿奇念。

因此，当我们阅读卡夫卡这部篇幅浩瀚的“内心独白”，这部历十三年之久的心灵发展史时，就像作者阅读其他那些不同凡响的人物的日记一样“激动不已”。

卡夫卡的日记原为马克斯·勃罗德所编，这里是根据法兰克福/M·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1984年的版本译出的，其中有两个短篇小说即《回忆卡尔达铁路》和《村子里的诱惑》分别抽出，编入《短篇小说集》。译文中的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原书的编者注。

叶廷芳

1995年秋

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主编·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诉讼		章国锋	译
城堡		赵蓉恒	译
随笔·谈话录	黎奇	赵登荣	译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书信(1902-1924)	叶廷芳 赵乾龙	黎奇	译
家书		赵登荣	译
致菲莉斯情书(I)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奇 卢永华	等译	

责任编辑：张艳茹
封面设计：李欣

BBA33 | 03

目 录

日记（1910—1923）

1910 年	(3)
1911 年	(27)
1912 年	(180)
1913 年	(240)
1914 年	(284)
1915 年	(353)
1916 年	(384)
1917 年	(407)
1919 年	(426)
1920 年	(428)
1921 年	(429)
1922 年	(439)
1923 年	(468)

旅游日记

弗里德兰、赖兴贝格之旅	(471)
卢加诺——巴黎——埃伦巴赫之旅	(478)
魏玛——荣波恩之旅	(521)
译后记	(548)

日記

(1910—1923)

1910 年

列车开过的时候，旁边的看客们惊呆了。

“每当他问起我的时候。”a 字音从句子里跑出来，像一个球在草原上迅速飞去。

他的严肃令我转过身去。脑袋埋在衣领里，头发整齐地排列在头顶周围，一动不动，下面双颊的肌肉紧绷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怎么还在这座林子里呢？这座林子还真够大的。可是我的目光几乎还没达到十步远的地方，我又停住了，又被那无聊的对话引过去了。

在这座黑暗的林子里，在这块柔软而潮湿的土地上，我只有靠着他的白色衣领去认路径了。

我在梦中请了女舞蹈家埃德华多娃^①，可是她还想为克萨

① 与当时“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布拉格“德意志剧院”演出有关。

尔达斯^① 跳一次。她有一条长长的影子，或者说，在下额边角和下巴中部的脸部中间有一道光带。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带着一种浅薄奸诈令人讨厌的动作，告诉她，列车马上就开。从她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里，我非常明白，她再也不会跳舞了。“我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不是吗？”她说。“噢，不是的，”我说，“这不会的。”我随便地转了一个方向走了。之前，我曾向她询问在她腰带上插那么多鲜花的事。她说：“这些花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的。”我在想，这些新鲜的花插在这根腰带上，而且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给这位埃德华多娃舞蹈家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是个音乐爱好者，她到哪里都由两个小提琴手陪同，就是乘电车也是这样，她让他们演奏好多曲子。因为没有那种禁令，如果琴拉得好，车里的乘客又感到舒适，而且不用花一分钱，这就是说，拉完琴后也不向每个人去收钱，为什么不可以再电车里演奏呢？当然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点儿惊奇，过不了一会儿，谁都觉得那是不合适的。可是在整个旅途中，在吹过的强劲的风里，在狭窄的甬道里，音乐却是那么悦耳。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在外面并不像在舞台上那么漂亮。苍白的肤色，一对将皮肤绷得那么紧以致使脸上几乎没有较明显表情的颧骨，那个大鼻子却似从一低凹处突起，但人们绝对不可以此来逗乐——比如测测鼻尖的硬度，或者轻轻地抓住鼻梁扭来扭去，同时说道：“现在你得跟着来了吧。”她身材肥宽，腰肢

① 德国化了的匈牙利人。